

参考资料

德国快讯

2019年第1、2期合刊·总第721、722期

同济大学德国学术中心·德国问题研究所·《德国研究》编辑部

本期主要信息

默克尔的担忧：民粹力量正在消解两次大战的教训

坚持多边主义，呼吁国际组织改革：默克尔的达沃斯讲话

《亚琛条约》：新意何在，困难何在，前景何在？

美国驻德大使威胁德国企业陷孤立

德国发布 2018 年的避难统计数据 and 《2016/2017 移民报告》

德国经济近况

德国近期大事记（2018年12月25 - 2019年1月25日）

默克尔的担忧：民粹力量正在消解两次大战的教训

德国总理默克尔的新年讲话透露出一种担忧：“各人自扫门前雪”的民粹力量正在消解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

在 2018 年岁末辞旧迎新的日子，德国总理默克尔按照传统在电视上发布了新年讲话。这是已经卸任执政党党首、承诺在本届政府到期后不谋求任何政治职务的默克尔一篇承前启后的讲话。在这个意义上，这篇讲话也可以看作是德国政府的内政和外交观的总结与展望。

新年讲话的“文眼”

默克尔从回顾过去的 2018 年开始她的讲话。她首先谈到了政治上的困难和起起伏伏，比如大选后组阁艰难、组阁后又内部矛盾不断等，以及德国民众可能因此对联邦政府产生了某种失望。作为政治责任承担者，她决定顺应“民主的生命力在于变化”，在十月份做出了从自己做起、让政党领导人代际更替的决定。

默克尔认为，当今世界面临三大挑战，也就是气候变化、对移民的疏导和移民的秩序、与国际恐怖主义作斗争。“我们都想解决这些问题，这也是我们自身的利益所在；而我们只有也考虑到他人的利益的时候，才能做到最好。这是我们从过去的（两次）世界大战中得出的教训。但是如今并不是所有人都仍然怀有这一信念，国际合作的确做法面临压力。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必须更加坚持我们的信念，为其辩护和斗争。而且，我们必须承担更多的责任，这也是出于我们自身的利益。”

这一段话可谓整篇讲话的文眼所在，接下来说到的德国即将在联合国安理会出任非常任理事国、欧盟在英国退出后应该与后者继续保持“紧密的伙伴关系”、2019 年 5 月将进行的欧洲议会选举等，以及各行各业的德国人都在为国内的“富裕、安全与和平”而努力，都可以在这个此前的大框架、大判断下找到合理的位置和解释。

那么，我们能从默克尔简短的大判断中读出什么？

默克尔的担心

我们首先读出了她对于西方命运的担心，虽然她并没有点明责任者。众所周知，现代国际政治意义上以美国为主导力量的西方形成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后，尤其在冷战中达到高潮。

在这一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的框架内，西方国家普遍实现了民主和富裕。而直接促成这一秩序形成的，是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

对于德国而言，两次世界大战自然属于刻骨铭心的历史经验：两次大战的起源都与德国的发展密切相关，而两次大战不仅仅在德国催生了人类历史空前的国家罪行，也导致德国长期分裂，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大国政治的附庸。德国的历史反思的着眼点落在了各人自扫门前雪的“民族主义”身上，德国认为二十世纪德国、欧洲乃至世界的不幸根本出自民族主义的政治和经济立场。基于这一认识，德国在战后主动与欧洲国家和解，坚定地拥抱西方，由经济入手，逐渐走上欧盟的一体化道路，试图以欧洲的身份认同和秩序安排超越民族国家。在欧洲主要国家中，德国的欧洲认同曾经显著地领先。

但是，这种就在不久以前还被认为是欧洲最大的“软实力”的政治实践，已经在特朗普从美国掀起的民粹风暴冲击下岌岌可危。英国做出了脱欧的决定，法国的“国民阵线”——现已更名为“国民联盟”——进入大选的第二轮，意大利民粹势力进入政府，东欧国家如匈牙利等明显以国家利益挑战欧盟秩序，而在德国，以民粹和排外为基本诉求的德国选择党已经成为联邦议院的第三大势力。

所有这些来势汹汹的民粹政治势力信奉的都是“自己优先”“民族国家优先”，采用种种传播和政治鼓动手段，侵蚀欧洲的团结和所谓的西方价值共同体。特朗普甚至不惜抛弃美国当年率先倡导的自由贸易政策，对西方盟友也每每以关税作为威胁。默克尔看到了基于战后历史经验的德国的成功故事正处于威胁之中，因而呼吁民众的积极介入，不仅仅是为各种挑战寻找答案，也更多事关“我们共同生活的方式，以及我们的价值：开放、宽容和尊重”。

德国的决心

由此，我们也能从默克尔的讲话中读出德国的某种决心。特朗普的美国正在从国际政治责任中撤退，同时以美国利益的得失计算，要求盟国在防务等领域加大投入，尤其不满德国的国防开支长期低于北约的约定标准。对于德国等此前在美国羽翼下的“受保护国”来说，这构成了一种全新的挑战。在战后长期“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秩序中，德国政界和民众已经形成了偏安的心态格局，甚至对于美国“世界警察”的角色颇有反对意见。

默克尔的这番表态，既可以看成对美国的批评，也可以看作是对美国要求的某种回应。然而，默克尔能够在“大联合政府并不稳定、民粹主义势力渐成气候、执政党面临代际交替的局面”下，扭转民意对于承担更多“全球”责任，在人道救援、发展援助和防务开支方面投入更多资源的担心吗？而且，默克尔的决心，首先必须是一个团结的欧洲的集体决心。但是有着历史包袱的德国一直在欧洲担任着尴尬的角色，曾经长期在政治上甘心居于法国身后。虽然自 2008 年爆发的欧债危机以来，德国事实上成为欧洲的“不情愿的霸权”，虽然任何一个重大的欧洲决定必须是柏林的决定，然而与此同时，德国也面临南欧和东欧国家不合作的抗拒和质疑，最重要的政治伙伴法国又陷入了“黄背心”等面目不清的国内政治议题的泥淖。这样看来，德国要在 2019 年施行新举措谈何容易！

最近的消息表明，德国奇迹般长达九年的经济增长在外部的不确定因素下即将结束。欧洲，或者说德国，如果想维持长治久安和经济繁荣，可能还是应该在一个无人能够独善其身的世界中展现更大的国际政治格局与更为开放的文化视角。

坚持多边主义，呼吁国际组织改革：默克尔的达沃斯讲话

今年在瑞士达沃斯举办的世界经济论坛（WEF）可能是诞生以来最为落寞的一届。原本全球政治和经济精英一年一度的指点江山秀，却因为美国总统、法国总统、英国首相等陆续缺席，显得残缺而尴尬。世界经济论坛原本以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为精神支柱，但是自从特朗普喊出“美国优先”、英国选择退出欧盟以来，逆全球化、重回民族国家的思维似乎却更能体现“时代精神”，从而左右西方主要经济体的选民。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特朗普因为“砌墙”预算而与参议院互相杯葛，导致美国政府创纪录地关门歇业，还是英国特蕾莎·梅政府陷入无解的脱欧困局，抑或是法国马克龙政府面临一波又一波的“黄马甲”运动：他们面临的各自国内政治困局无不与逆全球化的民粹主义思潮密切相关。于是，他们没有踏上前往达沃斯的旅途既是一个症候，更是某种意味深长的象征。

所以世界舆论把这届世界经济论坛的关注点放在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和德国总理默克尔身上——他们分别代表了世界第二和第四大经济体，也同样是多边主义的维护者，也就毫不奇怪。

事实上，德国舆论对于美国总统未能前来达沃斯表达了一定程度的失望，而这首先是因为原本希望美国和中国能够借机进行场外双边接触，从而为世界经济的走向发出积极的信号，如今却落了空。那么，默克尔总理在1月23日的演讲里说了些什么呢？

总体看来，默克尔总理对于世界经济的现状和未来发展并没有提出全新的看法，仅仅重申了她的一贯立场。但是，默克尔发言的口气却被德国媒体评论为“具有战斗性”“罕见地充满激情”。她特意选择了先世界、后德国作为讲话内容的顺序，这也向外界表明：所谓即将离开政治舞台的默克尔仍旧是公认的“西方世界的领袖”（德国《明镜》网页版语）。默克尔讲话的核心信息是坚定地支持多边主义，“虽然这需要勇气”。目前甚嚣尘上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她说：有人认为，如果每个人都想着自己，那么世界会更好，但是“我很怀疑这一点”。因为“我认为，我们对于自己民族利益的理解，应该包括同时理解他人的利益，以创造双赢的局面”，全球的体系——默克尔使用了形象的表达“全球的建筑师”——“只能在我们从根本上能够妥协的前提下才能够生效”。虽然默克尔在讲话中只字未提批评的对象，但是所有人都明白：她针对的是特朗普，以及特朗普施行的单边主义政策。

在其他议题里面，默克尔也侧面回应了相关的美国政策。比如美国激烈批评德国通过波罗的海“北溪二”管道直接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默克尔在讲话中同样选择了非常间接的表达：“有关我们从哪里购买天然气的争吵有些过头了”。德国在能源安全方面的立场直接明了：德国将继续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这是很清楚的事情”。因为德国在决定退出煤电、退出核电之后，必须要“诚实地向大家说明，我们需要更多的天然气”。当然，为了保持不陷入依赖性，德国也将会从美国等国进口液化天然气。

默克尔在讲话中也确认了发达国家的责任，这也明显有别于美国立场。在讲到德国的能源转向的时候，她认为工业国家有能力、而且“在排放了这么多二氧化碳之后也有责任开发其他人也能从中得益的技术”。

默克尔呼吁大型国际组织进行改组。她表扬了二战以后建立的大型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合组织等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在二战结束74年之后，世界格局发生了很大改变，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经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以“既有的机构必须改革，以反映世界真实的力量对比”。

总体看来，默克尔在达沃斯的国际舞台上表现得比在德国国内放松，这首先是因为很多议题在德国国内和国际所受的关注程度不同。以默克尔任内最重大的内政主题即移民问题为例，这个话题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并不属于核心议题，所以默克尔才能在德国人口结构改变以及各国必须携手发展的话题内用简单的几句话就结论性地处理完移民话题，比如德国将制定“专业人士移民法”，比如德国在“叙利亚、约旦和黎巴嫩地区是最大的出资方之一，以稳定该地区”，这样当地人就不会“陷入人蛇集团手中”，非洲在这个框架内也意味着机会，等等，仿佛德国已经成功地在国内和国外主导了移民问题。

欧洲，当然是默克尔的立足点，也是讲话的收尾之笔。默克尔称英国决定脱欧“令人震惊”，但是她希望脱欧有一个有序的形式，英欧双方仍旧保持“伙伴关系”。而欧洲内部深化团结也传来了积极的信号，尤其是法德《亚琛条约》的签订，意味着“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作出了以下表白：我们作为重要的伙伴也要在欧洲发挥重要作用，使欧盟得以继续发展”。

就在默克尔前往达沃斯之前，世界经济论坛的创始人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对德国《明镜》周刊表达了希望默克尔不要退出政坛的愿望，并且希望能看到默克尔出任下一任欧盟委员会主席，因为“欧洲现在需要一个值得信任的、富有经验的人，在政治上起到平衡作用”。而除了默克尔，“我看不到任何一个人能够胜任此职”。

《亚琛条约》：新意何在，困难何在，前景何在？

在《爱丽舍条约》签订 56 年之后，法德两国于 2019 年 1 月 22 日在德国亚琛签订了该条约的“2.0 版”，全称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法兰西共和国有关德法合作与融合的条约》，也简称为《亚琛条约》，作为对《爱丽舍条约》的补充。出席签约仪式的除了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之外，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罗马尼亚总统约翰尼斯——罗马尼亚是欧洲理事会轮值主席国——等也都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

1963 年 1 月 22 日，时任德国总理阿登纳和法国总统戴高乐以《爱丽舍条约》宣告德法的世仇走入历史，两国进入伙伴关系的新时代。双方约定了协商机制，政府定期会面，协调外交、欧洲和防务等领域的政策。从此以后，两国成立了部长理事会，从青少年交流、友好城市

等基础的理解与交流工作入手，为最终实现欧洲融合作出了实实在在的努力。1988年，德国总理科尔与法国总统密特朗对《爱丽舍条约》进行了补充，双方又建立了共同的金融和经济理事会、环境和文化理事会、防务和安全理事会等，两国和社会的合作、融合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亚琛条约》新在何处？

从推动力来看，我们不妨认为法方尤其是马克龙总统的个人努力在更大程度上促成了《亚琛条约》。马克龙在2017年就任总统不久，就雄心勃勃地在索邦大学宣布要“重建欧洲”，其中就包括缔结新的《爱丽舍条约》，但是这一计划由于德国大选后国内政局不明朗而未果。但是，双方已经在去年《爱丽舍条约》签订55周年互致视频问候的时候表达了相同的意愿。2018年11月，马克龙在德国联邦议院发表演讲时如此表达了他对加强德法合作的迫切心情：“也许您不是每次都能完全听懂法国的语言，但是您每次都会想到：法国爱您。”

如今，双方决定借新的条约把合作与融合“推向新的高度”，而且做出了具体的表述。条约共有28条，分为6章，分别是“欧洲事务”“和平”“安全与发展”“文化、教育、科研和流动”“地区与跨境合作”“可持续发展、气候、环境与经济事务”和“组织”。其中看点有：

——双方决定未来在欧洲政策上更紧密地协调立场，在重要的欧洲会晤之前进行“定期的、所有层面的协商”，以“努力取得一致的立场”，“双方部长采取相同的措辞”。

——双方确认在其中一方领土受到武力攻击时提供一切可能的帮助；双方在共同项目中寻求共同的武器出口规则；成立德法防务与安全理事会。

——加强外交合作，重点之一是推动德国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务理事国。

——设立共同的“公民基金”，支持和鼓励民间团体和友好城市的交往。

——赋予双方边境地区以专门的职权，配备资金，以减少跨境事务的官僚门槛；成立跨境合作委员会；边境地区的法律和管理规定将实现协调；目标实现双语。

——双方经济合作的目标是融合为德法经济区；成立经济专家理事会。

——双方的政府会晤机制化：政府会晤至少每年一次，至少每个季度都有一名政府成员参加对方的内阁会议。

《亚琛条约》难在哪里？

据《法兰克福汇报》的分析，法方认为有关防务政策的讨论十分棘手。这首先是因为德国的军事行为全部需要联邦议院授权，因而及时的联合军事行动几乎不可能。而德国在武器出口规则方面也很难有所改变，所以条约内有关内容尚停留在意向性的声明水平。法方最初提出组建德法军事干预部队的想法也受到了德方的阻碍，最后的表述成为“双方组建共同的部队，以在第三国执行维稳行动”。在这一点上，德方的阻力主要来自大联合政府的社会民主党。同时，社民党背景的德国财政部长欧拉夫·绍尔茨（Olaf Scholz）建议法国应该与德国“共享”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也遭到了法国的拒绝，虽然法国承诺在安理会改革的前提下支持德国获得常任理事国身份。

然而这些困难，还只是双方合作中有待解决的问题。真正的困难，是条约的相关内容在右翼和民粹主义阵营里掀起的涟漪，这在眼下为“黄马甲”运动所困的法国尤为明显。在边境地区促进德法融合的条款成为各种右翼民粹势力的“眼中钉”，更有谣言称法国将与德国共享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黄马甲”运动称马克龙“卖空法国”，提议就此举行全民公决；法国“国民联盟”党首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称马克龙正一步步地“瓦解我们的主权”、摧毁戴高乐总统在二战后为法国争取到的独特地位，这就是“背叛”；勒庞在竞选时的同道、法国崛起党（Debout la France）的尼古拉·杜邦-埃农（Nicolas Dupont-Aignan）称，阿尔萨斯和洛林马上就要变成德国的了，实施双语明显违反法国宪法，而与德国不断协调立场就是“向柏林屈服”。他质问：“德国人的善意在哪里？”共和党对《亚琛条约》也充满了怀疑，批评政府行为不透明，其青年组织更是在网上发起了请愿运动：“对《亚琛条约》说不！”其中称“法兰西告急”，《亚琛条约》就是针对法国的《凡尔赛和约》！在条约签订前的周末，法国多地数万人走上街头抗议，还出现了攻击政府机构的暴力行为。

在德国，右翼民粹的德国选择党（AfD）批评签订《亚琛条约》是“向错误的方向前进了一步”。这个条约出卖的是普通德国纳税人的利益，使得欧洲进一步成为“支付转移和财富重新分配的联盟”，而强调德法关系，只会让欧洲国家“疏远德国”，欧盟成员国不需要一个德法组成的“欧洲超级国家”。作为在国内政治失败的总统，马克龙怎么能为德国的未来描绘蓝图？

《亚琛条约》意义何在？

德法两国政府、欧盟的政治精英对于《亚琛条约》的赞美，与尤其是法国社会爆发的抗议形成鲜明对比。这暴露了这个时代欧洲的困局。一方面，以欧盟为核心的欧洲国家显然享受了战后欧洲从和解到融合的成果，实现了普遍的民主和富裕；然而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欧洲社会面临一系列全新的挑战：文化冲突日益加剧、不同社会阶层的获得感大为分化、身份政治成为社会群体的凝聚力。欧洲道路不但问题重重，而且还有“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危险。在这一局面下，重回欧洲道路的起点——标志德法和解的《爱丽舍条约》，再度出发，自然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可以说，《亚琛条约》试图以德法的深度融合、相互协调来回应特朗普的“美国优先”、英国脱欧，为欧洲打一枚“强心剂”，为国际和欧洲秩序注入积极的推动力。

然而问题是，象征政治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代替实实在在的政治？以边境地区的语言政策为例，法国政府如何回应国内由此引发的对于科西嘉、不列塔尼地区潜在的语言分裂问题的担心？法国的民生问题、德国的排外问题，是通过深度的德法合作能够改善或解决的吗？系列的问题，还需要两国政界和社会付出更多的努力。

在历史的长河中，德法相互接近的每一步都微不足道，就像《爱丽舍条约》签署后建立的青年交流机制一样。迄今为止，德国和法国已经有数百万青少年走入了对方的学校和家庭，参加共同的活动，一切都是平淡而日常的，无关人类命运之类的“高政治”话题。日积月累，以至于战争在这两个曾经是世仇的国度已经成为荒谬的字眼。接着走下去，谁能预言《亚琛条约》不会为两国、为欧洲结出更为丰硕的果实呢？

美国驻德大使威胁德国企业陷孤立

派驻哪个国家的美国大使目前在派驻国是最受孤立的人？答案可能令人惊讶：不是在莫斯科，甚至也不是在委内瑞拉的卡拉卡斯，而是在德国首都柏林。德国新闻界在 2019 年 1 月 13 日获悉，特朗普派往柏林的大使理查德·格雷内尔（Richard Grenell）月初致信多家参与了“北溪二”天然气管道建设的德国企业，明确表达了美国政府对于这一项目的反对态度，以及美国

众议院已经通过的制裁法案和有可能采取的进一步制裁行动，“我代表我的政府请贵公司考虑该项目对欧洲能源安全带来的危险，以及与之相关的名誉的代价和制裁的风险”。

这种外交人员向派驻国发“恐吓信”的行为引发德国朝野一片哗然。公然干涉派驻国内政行为符合不符合外交人员的身份暂且不论，人称“小特朗普”的格雷内尔却已经不是“初犯”。作为外交官，他于 2018 年 5 月赴柏林履新。在任上第一个工作日，他就通过推特——这一习惯倒是和他的总统保持高度一致——要求与伊朗有商业往来的德国企业“立即结束业务”，6 月初他又接受右翼民粹的门户网站 Breitbart News 采访，声称“要为欧洲的保守派政治家撑腰”——后者马上引发了德国政府的关注，要求格雷内尔大使解释其采访意指何在。这种毫不掩饰的嚣张态度显然无法为他赢得更多的友谊，《明镜》周刊称他为“引人注目的鹰派”，前德国驻美国大使沃尔夫冈·伊辛格尔（Wolfgang Ischinger）回敬他一堂推特课程：“德国人愿意倾听，但是对发号施令十分厌恶。”德国政坛的左翼人士更是难以掩饰对于这位大使的愤怒，前社会民主党主席、总理候选人马丁·舒尔茨（Martin Schulz）毫不客气地称格雷内尔的举止形如“右翼极端的殖民军官”，左翼党联邦议院党团主席萨拉·瓦根克奈希特（Sahra Wagenknecht）要求美国撤换大使。

特朗普政府出于自身能源出口和地缘政治考虑，对于德国政府从 2018 年开始建设从俄罗斯经波罗的海直接进口天然气的“北溪二”管道持极度批评的态度，而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冲突、东欧国家对俄罗斯的疑虑和无法继续收取天然气过境费等经济利益考虑等因素，导致“北溪二”注定无法如默克尔所说仅仅是一个“经济项目”。美国驻欧盟大使戈登·桑德兰（Gordon Sondland）去年 11 月向欧盟施加了极大的压力：特朗普总统有手段“终止这个项目”，“我们还没有使用所有的工具，来真正地破坏或停止这个项目。”

这么看来，格雷内尔大使落款 1 月 3 日的“恐吓信”仅仅是美国试图破坏俄罗斯和欧洲之间联系的又一明证而已。只不过直白如格雷内尔者倒也罕见。他在信中开门见山，称“北溪二”破坏了欧洲能源安全多元化的努力，对美国的欧洲盟友和伙伴——欧盟的东欧成员国、“很多西欧政府”、加拿大等——造成“严肃的地缘政治后果”，而“这些伙伴同我们一样担心俄罗斯日益增长的攻击性行为，尤其是莫斯科利用能源作为政治和经济杠杆。”参加“北溪二”建设的公司“就是在积极破坏乌克兰和欧洲的安全”。美国的这种看法显然并不符合寻求

稳定能源来源的德国的利益，也和德国传统上对前苏联和俄罗斯的认知很不一样：前苏联在冷战中也未曾把能源作为对德国的战略勒索武器。

德国政府是如何评判和回应美国大使的行为的呢？格雷内尔并没有把写给德国企业的信秘而不宣，他甚至还就此接收了德国《贸易报》的采访。德国外交部长海科·马斯（Heiko Maas）虽然请他不要干涉保护欧洲能源安全的“经济项目”，但是并没有采取进一步的抗议措施如召见大使等。德国政府发言人就此仅仅在 14 日评论道：联邦政府早已知道美国政府对天然气管道项目持批评态度，“不过反过来，美国政府也知道我们对这个项目的态度”，“我看不出有什么新情况”。德国政府如此冷处理格雷内尔的挑衅，一来是对于美国大使不守外交礼仪的“非建制派”举止有着清醒的认识，二来也是坚持在经济领域处理有关“北溪二”讨论的一贯立场。德国外交部发言人称，回应这封信是收到信的“企业的事情”，经济部的发言人称“企业很清楚情况如何”。

德国联盟党联邦议院党团外交发言人约尔根·哈特（Jürgen Hardt）的表态颇具代表性，威胁德国企业意味着“在跨大西洋关系中令人不可接受地单方面采取了新的、不客气的腔调”。这也表明，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正与传统的欧洲盟国渐行渐远。

德国发布 2018 年的避难统计数据 and 《2016/2017 移民报告》

1 月 23 日，德国内政部长泽霍夫尔公布了 2018 年的避难统计数据，同时发布了由德国联邦移民和难民署写作的《2016/2017 移民报告》（Migrationsbericht 2016/2017）。统计数据这份数据表明，德国近年来的难民潮已经过去，在过去的两年中前来德国申请避难的人数远远低于 2015 年和 2016 年。由于很多人是安顿下来之后才申请避难，所以 2016 年共有 72.2 万人首次提出避难申请，这也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历史上的最高记录。在 2017 年，避难申请下降为 19.8 万份；而在 2018 年前 11 个月，又进一步下降了 16%，共有 17.4 万人提出避难申请。

根据《2016/2017 移民报告》，德国现在仍旧是人口净移入国家，但是移民进入和离开的差距进一步缩小。在 2017 年，约有 150 万人移民德国，但是同一时间有 137 万人离开德国。同时，德国移民的最大来源地是欧洲国家：2017 年，来自欧洲国家的移民占 67%，而最大的

群体是欧盟国家移民，他们共占全体移民的 53.4%。来自亚洲的移民占 15.4%。总体来看，有 23.6%的德国人具有移民背景。

《2016/2017 移民报告》还指出，德国对于外国大学生具有越来越大的吸引力：2017 年，共有 104940 外国人前来德国高校求学。而前来德国就业的外国人有 60882 人，其中约一万人持有欧盟为技术移民发放的“蓝卡”，多数“蓝卡”持有人为印度人。

德国经济近况：

德国大众集团 2018 年喜忧参半

大众旗下品牌有人欢喜有人愁。保时捷品牌在 2018 年获得大丰收，在全球市场共交付 256255 辆新车，这是公司历史上最好的成绩，同比劲增 4%。这其中最主要归功于保时捷在中国市场的表现：2018 年中国市场销量同比增长 12%，达到 80108 辆，中国也是保时捷最大的单一国家市场。美国市场销量也有所增长。但是欧洲市场销量下降 4%，德国本土市场销量下降 3%。

但是对于保时捷的母公司大众来说，大众品牌在中国的成绩差强人意。因为中美贸易战的不确定因素，中国的汽车销量首次出现整体下滑。大众集团也未能独善其身，12 月份的全球销量随之下降 9%。但是全年的全球销量还是略涨了 0.2%，达到 624 万辆。

同属于大众集团的奥迪品牌在 2018 年共交付 181 万辆新车，同比下降了 3.5%。虽然中国市场增长了 11%，但是欧洲市场的疲软拖累了销售成绩，新车交付量下降了 14%。公司认为原因出在欧洲新引入的尾气和油耗检测标准 WLPT 上，很多新车型未能及时获得许可。新的标准给大众旗下品牌造成了不小的困扰，保时捷干脆决定彻底告别柴油车。

另一方面，2018 年 12 月 31 日是对大众“排放门”提起诉讼的最后期限，共有超过 30 万名大众柴油车车主加入了由德国联邦消费者中心联合会发起的向大众索赔的集体诉讼。这是德国涉及普通消费者的第一起集体诉讼。

德国 2018 年就业人数创历史纪录

德国经济 2018 年增长强劲，带动就业人口创下历史新高。德国联邦统计局在 2019 年 1 月 2 日公布的非最终统计数据表明，2018 年全年平均就业人数达到 4480 万，这一数据也是 1991 年德国统一以来的最高值。这一积极发展抵消了德国人口结构的消极影响，无论是外来移民还是国内原有居民的就业人数均呈上升趋势。

与 2017 年相比，就业人数增长了 1.3% 或 562000 人。其中最多的新职位产生于服务行业，共产生 384000 个新职位，增长率为 1.2%；制造业新增职位 139000 个，增长率为 1.7%；建筑业就确人数增长了 37000 人，增长率为 1.5%。

与普遍增长的趋势相反，个体经营人员减少了 1.8%，降到 422 万人。

权威的经济研究机构预测，2019 年的德国经济虽然可能为增长乏力，但是就业人数仍将继续维持上升趋势。

德国 2018 年财政盈余 110 亿欧元

据《明镜》网络版 2019 年 1 月 11 日报道，财政部长欧拉夫·绍尔茨（Olaf Scholz）在 2018 年实现联邦财政盈余即收入多于支出 110 亿欧元。实现盈余的主要原因是经济景气持续走高，就业情况良好，所以联邦税收大幅增长。

不过，这不是德国历史上最高的财政盈余。2015 年财政盈余曾经达到过 120 亿欧元。但是展望未来，联邦议院联盟党议院党团财政专家却无法表示乐观。按照他们的计算，联邦财政在未来的 5 年内将短缺 1000 亿欧元。其中最大的财政风险来自发展援助资金、北约框架内的防务支出增长，以及向欧盟缴纳的资金。为此，专家们建议考虑采取“减少支出、提高税率、甚至是回到财政赤字等三种手段”。财政部长绍尔茨也向《图片报》表明：“（德国的）好日子即将过去。”为了实现开源节流的目标，他计划向国际大企业如亚马逊、脸书、星巴克等增税，“（这些国际大企业）将盈利转移到税率很低或者零税率国家的做法必须终止”，他希望“在国际层面上实现企业最低税率”。

德国近期大事记（2018年12月25 - 2019年1月25日）

12月25日 德国总统发表圣诞讲话，面对德国国内政治争论不断、社会关系日趋紧张的局面，施泰因迈尔要求公民注重对话，这才是民主的真谛。他强调德国社会不能走向分裂。

12月26日 德国外交部长海科·马斯表示，如果《中导条约》遭到废弃，德国将广泛抵制美俄在欧洲部署新型中程导弹。欧洲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成为“军备竞赛的辩论舞台”。

12月29日 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发表联合声明，要求俄罗斯释放在连结黑海和亚速海的克赤海峡上被扣押的乌克兰船员及他们的船艇。对俄罗斯在克赤海峡动用军力恣意控制亚速海的行为，表示非常担忧。

12月31日 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新年致辞中表示，2019年是欧洲人捍卫多边次序的一年，德国的核心价值观是“开放，包容，尊重”，应对气候变化、恐怖主义和如何促进有序移民符合德国利益等问题亟待解决。她呼吁德国在2019年能够再次团结起来，共同克服政治分歧。

2019年

1月1日 德国新的包装法（VerpackG）今日生效。该项法律属于法律性强制法，强制生产厂商和销售商，在进入德国市场进行流通直到交付给消费者间所有的销售商，都必须对该商品分销过程中所用的所有包装（包括填充材料）申报材料，种类和重量。

1月3日 德国数百名主要政党议员、网络名人、记者和歌手察觉其个人信息遭到泄露，其中包括电子邮件地址、社交媒体上的私密聊天、以及银行账户的细节等。5日后，德国联邦刑警已将嫌犯逮捕，竟是一名对20岁的黑森学生。联邦政府对此次事件进行总结反思，表示将加强网络安全措施，制订更严格法律，建立一个“网络防御中心+”（Cyber-Abwehrzentrum plus）。

1月7日 德国联邦议员、选择党不莱梅地方党团主席马格尼茨（Frank Magnitz）在不莱梅市遭到数人暴力袭击，头部严重受伤，并送医院治疗。不莱梅警方认为这起袭击事件应该是出于政治动机。联邦议会议长朔伊布勒（Wolfgang Schäuble）对该袭击事件进行谴责，“暴力永远不可以是政治协商的手段。”

1月13日 数万德国民众参加一系列活动，纪念德国工人运动杰出领导人和德国共产党创始人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遇害100周年。纪念活动主要由德国左翼党组织。

1月15日 德国宪法保卫局将德国选择党列入“审查案例”，并表示已经收集了1070页相关的材料。同时，对选项党中的右翼团体和青年团组织甚至被宪法保卫局列为“嫌疑案件”进行调查。

1 德国机场的罢工潮愈演愈烈，除了德国法兰克福机场的安保人员举行罢工，全德国今日有八大机场同时举行罢工。

1月17日 在英国议会下院否决英国与欧盟达成的“脱欧”协议后，德国联邦议院通过了一项规范英国“脱欧”过渡期有关法律地位的法案。根据法案，在英国“脱欧”过渡期，即从今年3月29日英国正式退出欧盟到2020年底这段时间内，德国仍视英国为欧盟成员国，英国公民在过渡期内申请德国公民权应被视为有效。

1月18日 德国联邦议院表决通过法律修正案，将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摩洛哥、格鲁吉亚划为“安全国家”，上述四国公民在德国申请难民身份遭拒后将被加速遣返。

1月21日 德国外交部部长马斯指认伊朗“支持恐怖主义”并在德“从事间谍活动”，以“安全原因”禁止伊朗马汉航空公司航班客机在德国境内起飞和降落。但他强调，此举不代表德国在伊核问题全面协议上转变立场。

1月22日 在《爱丽舍条约》签订56年之后，法德两国在德国亚琛签订了该条约的“2.0版”，全称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法兰西共和国有关德法合作与融合的条约》，也简称为《亚琛条约》，作为对《爱丽舍条约》的补充。《亚琛条约》试图以德法的深度融合、相互协调来回应特朗普的“美国优先”、英国脱欧，为欧洲打一针“强心剂”，为国际和欧洲秩序注入积极的推动力。

1月23日 作为唯一出席的“西方世界的领袖”，德国总理默克尔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2019年年会上发表讲话称，目前的全球框架需要多边主义。国际秩序当前正面临巨大压力，国际组织应该进行改革。

I 德国内政部公布了 2018 年的避难统计数据，同时发布了由德国联邦移民和难民署写作的《2016/2017 移民报告》（Migrationsbericht 2016/2017）。统计数据这份数据表明，德国近年来的难民潮已经过去，在过去的两年中前来德国申请避难的人数远远低于 2015 年和 2016 年。

《德国快讯》信息均来源于德国相关媒体，除特别注明外，欢迎转载。但敬请在转载时注明由本刊提供。

《德国快讯》半月刊
每月 10 日、25 日出版
2019 年 1 月 25 日
<http://dgyj.tongji.edu.cn>
<http://german-studies-online.tongji.edu.cn>

编辑出版：《德国研究》编辑部
责任编辑：胡春春
地址：200092 上海市同济大学
电话：65980918, 65983997
E-mail: dgyj@tongji.edu.cn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



中德人文交流



德国蓝皮书